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基督山伯爵

JI DU SHAN BO JUE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青少版

[法] 大仲马 / 著 王巨成 / 改写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唐泰斯一把抱住这位新朋友，然后把他拉到窗口，借着透进来的一丝光线，打量他。头发灰白，眼睛深邃有神，清瘦的脸庞上刻满深深的皱纹，额头挂满汗珠，衣服破烂不堪，看样子有 65 岁。他就是法利亚长老。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基督山伯爵

Ji Du Shan Bo Jue



大师藏书
[法]大仲马著
王巨成/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 / (法)大仲马 著 王巨成 改写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ISBN 978—7—5354—6506—1

I.基… II.①大…②王…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I56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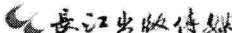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158号

责任编辑:刘碧芳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新奇遇文化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3 插页:6页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5千字

定价:1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小说是有生命的,而且小说的生命不是掌握在作家的手里,因为当小说一旦诞生,它已经属于读者了——读者是衡量小说生命长短的一把尺子。

《基督山伯爵》已经活在读者的心里将近二百年了。这可能是作家大仲马绝没有想到的事。这部小说最初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刚一连载就立刻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久被译成多国文字,风靡全球。

《基督山伯爵》是大仲马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它也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小说,一百多万字的篇幅,却丝毫不给人累赘之感。缜密的推理,扣人心弦的悬疑色彩,生动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完整的结构,众多的伏笔,充分体现了作家编织故事的杰出才能。大仲马原先是戏剧家,因而在他的《基督山伯爵》里自然带有戏剧的色彩,那些舞台式的大量对话或大段独白,构成小说的主体,不但及时交代事情,而且推动情节的发展。所有这些,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只要读者一捧起它,就欲罢不能。

同所有经典小说一样,《基督山伯爵》成功地塑造了令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唐泰斯原先是正直单纯的水手,由于遭到别人的陷害,在与心爱的人结婚的那一天,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一下子被关进了黑牢。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唐泰斯万念俱灰,绝望的他想到了死亡,想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然而唐泰斯最终战胜了自己的懦弱,他知道“踌躇令强者止步不前,障碍令弱者不敢动弹”,“人总得有所冒险才行”,他及时抓住

了机会，在恩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生。十四年的牢狱之灾结束了，唐泰斯变成基督山伯爵开始了他的复仇。

唐泰斯的三个仇人是“恶”的化身：一人粗鲁愚蠢，具有流氓习气；一人老奸巨猾，害人不露声色；一人毒辣有余，阴险略显不足。这样三个人烘托出唐泰斯为人正直、爱憎分明、感恩图报、疾恶如仇的品质。

唐泰斯的复仇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一个血性男人捍卫自己生命的尊严，因而这是有力量的复仇，也是有风度的复仇，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雨腥风。三个仇人分别落得了自杀、发疯、破产的下场。他们的结局是基督山报复的结果，但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多行不义必自毙！

需要提醒读者们的是，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法律是保护我们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山伯爵》将继续活在读者的心里。



1

三桅大船“埃及王”号渐渐驶近港口。

领港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动作灵活，用他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船上的每一个动作，并复述领港的命令。

圣让堡大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其中的摩莱尔等不及帆船靠岸就跳进一只小艇迎上去。他是大船的船主。

船上的那个年轻人看见他，就离开领港旁边的位置走到船边。年轻人大约十八九岁，黑色的眼睛，乌黑的头发，浑身上下透出从小就经历风雨的镇定和坚毅。

他是爱德蒙·唐泰斯。

小艇上的摩莱尔问唐泰斯，船上一副丧气的样子，发生了什么事？

唐泰斯告诉摩莱尔，勒克莱尔船长患脑膜炎死了，并且具体讲了去世的经过。当然，船上的货物完好无损。

“全船收帆！”唐泰斯下了最后一道命令，等船停稳了，他请摩莱尔上船跟唐格拉谈话。

唐格拉是船上的会计，大约二十五六岁，一副媚上欺下的样子。船上的人几乎都讨厌他，而唐泰斯却受到大家的爱戴。

唐格拉在与摩莱尔谈话中，总是心怀仇恨的情绪，竭力在船主摩莱尔面前挑剔唐泰斯的“毛病”，还强调说：“船长刚死他就发号施令了，事先也不跟任何人商量一下，就在厄尔巴岛耽搁了我们一天半，而我们原本是直航驶回马赛的。”

忙完了船上的事情，唐泰斯回到摩莱尔的身边。

摩莱尔问唐泰斯为什么把船停泊在厄尔巴岛。

唐泰斯说：“我只是执行勒克莱尔船长的最后一道命令，船长临终前要我把一包东西送给贝特朗元帅。”

提到元帅，摩莱尔向唐泰斯打听皇上拿破仑的近况。

唐泰斯把他在元帅府见到皇上的事告诉摩莱尔。因为听到皇上提到他的叔叔波立卡·摩莱尔，船主摩莱尔很兴奋。

防疫站和海关的人来了，唐泰斯去招呼他们。

唐泰斯一走，唐格拉继续在摩莱尔面前挑他的“毛病”，还说勒克莱尔船长让唐泰斯捎给摩莱尔一封信。

摩莱尔很诧异，唐泰斯一直没有提到信。

“真要有信的话，他会交给我的。”摩莱尔说。

听了摩莱尔这样说，唐格拉思索了一下，说：“也许我搞错了，希望您不必在唐泰斯面前提到这件事。”唐格拉说完就走了，因为他看见唐泰斯朝这边走来。

“我们一起吃顿饭，好吗？”摩莱尔向唐泰斯发出邀请。

唐泰斯说他要回家看望父亲，还有未婚妻梅塞苔丝。

将要分别时，摩莱尔装作随意地问：“船长临终时，没有托你给我捎什么信吧？”

摩莱尔的眼睛留意着唐泰斯的脸色。

“那时船长已经动不了笔了。不过这倒提醒了我，我得向您请半个月的假。”

“结婚吗？”

“先是结婚，然后去一趟巴黎。”

看不出唐泰斯是在撒谎。

摩莱尔已经流露出要唐泰斯任新船长的意思。他试探性地又提了一个问题：“这趟出海，你对唐格拉满意吗？”

“如果从同事的角度，那我说不满意。我们曾经吵过小小的

一架,后来我提议在基督山岛停泊十分钟解决纠纷,可惜他拒绝了。如果从会计工作的角度,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想您也会满意的。”

摩莱尔笑笑,又问:“假如你是‘埃及王’号船长,你会不会把唐格拉留在船上?”

“当船长也好,当大副也好,凡是您信任的人,我都非常尊重。”道了“再见”,唐泰斯乘着游艇离开了。

摩莱尔微笑着目送唐泰斯。

唐格拉也在远远地目送着唐泰斯,只是他一脸的阴沉。

唐泰斯匆匆来到麦航巷左侧的一幢小楼,匆匆上了五层的楼梯,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前停下来。屋子里的简陋一目了然。

唐泰斯的父亲就住在这里。

父子见面总是那么的兴奋和激动,而且唐泰斯又总能给父亲带来惊喜。

“爹,我们就要过好日子了。我们那位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去世了,摩莱尔先生有意要我接替船长的位置。啊哈,我二十岁就当船长,薪水一百金路易,还可以分到红利,这可是我这个穷水手想也不敢想的事呀!”

“好,好呀,孩子,你真有运气!”老人看着儿子,眉开眼笑。

遇到兴奋的事情,是需要酒来助兴的,可是家里却没有一点酒。老人没有钱买酒,儿子走之前给他的生活费,都用来还了债。

唐泰斯像大富翁似的,掏出身上为数不多的钱。

楼梯吱嘎的声音表明有人来了。很快一颗有着大胡子的黑脑袋出现在楼道门口,是邻居卡德罗斯,他是一个裁缝。从他的口中知道,唐格拉已经跟他说了不少的事情,甚至连唐泰斯推辞摩莱尔吃饭的邀请也提到了。

“我看,你既然想当船长,对船主得多少迎合着点。”卡德罗斯说。



“我想当船长，但不迎合谁。”唐泰斯说。

看望了父亲，知道父亲一切都很好，唐泰斯的心飞到了心上人那里。他对父亲说，他想到卡塔卢尼亚村走一趟，去看看梅塞苔丝。

卡德罗斯说：“小伙子，快去吧。漂亮姑娘总不缺少人爱的，特别是你的这一位，那么漂亮，追她的人都有一打了吧，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卡德罗斯的这番话让唐泰斯有一丝不安，也使他见梅塞苔丝的心情更为迫切。

唐泰斯离开了家，卡德罗斯也告辞了。

卡德罗斯可不是来说几句闲话的，他是奉一个人的安排来的，那就是唐格拉。

对唐泰斯即将任船长，唐格拉是难以接受的，他觉得唐泰斯狂妄自大，因而他要竭力阻止这件事，并且把主意打到唐泰斯的恋人梅塞苔丝的头上。

在唐泰斯赶往卡塔卢尼亚村的路上，唐格拉和卡德罗斯坐在雷塞弗酒店的凉棚里喝酒，那里是唐泰斯回来要经过的地方，他们要看看唐泰斯见梅塞苔丝的结果。据卡德罗斯说，梅塞苔丝每次进城，总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陪着，小伙子是梅塞苔丝的堂兄费尔南，是马赛港的捕鱼能手，可能在追梅塞苔丝。

此刻费尔南正和梅塞苔丝在一起，在向梅塞苔丝求婚。不知道这是费尔南第几次向梅塞苔丝求婚了，可他总遭到梅塞苔丝的一次次拒绝，尽管她的母亲在去世前已经答应了这桩婚事。

梅塞苔丝明确地告诉费尔南，她的心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她只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兄长。梅塞苔丝是一个孤女，母亲去世后，她几乎全靠公家救济活下来。当然，也亏了费尔南多方面的照顾。

要拒绝一个痴情小伙子的爱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费



尔南的眼睛只有梅塞苔丝。他觉得梅塞苔丝好过任何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

“我爱爱德蒙·唐泰斯。除了他，谁都不配做我的丈夫！”这一天梅塞苔丝平静而决然地对费尔南说。

“你永远爱他吗？”

“我活着一天，就爱着他一天！”

费尔南像泄了气的皮球，他绝望地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咬了咬牙，又不甘心地问：“如果……他死了呢？”

梅塞苔丝的脸白了：“他死我也死！”

“如果他把你忘了呢？”

这时屋外响起一个兴冲冲的声音：“梅塞苔丝！梅塞苔丝！”

梅塞苔丝脸上泛起一层惊喜的红晕，她跳起来。“你看，他没有忘记我。他来了！”梅塞苔丝冲到门口打开门，“啊，爱德蒙，我在这儿！”

爱德蒙和梅塞苔丝紧紧拥抱在一起，诉说着离别之情。春天的阳光透过开着的大门，把道道金光洒在这一对恋人身上。

费尔南脸色苍白，倒在椅子上。

唐泰斯发现费尔南时，费尔南的脸阴沉着，而且有一股杀气。

梅塞苔丝向唐泰斯介绍费尔南，她希望他们成为好朋友。但费尔南脸上的杀气并没有消失。

“想不到在这儿遇到了一个朋友……不，也许是敌人。”唐泰斯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

费尔南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可怕的光。透过这道光，梅塞苔丝看见了费尔南心灵深处的罪恶念头。

“只要你遇到了不幸，我就攀上墨琼岬，跳进大海里！”梅塞苔丝语气沉静而又不容置疑，“不过你放心，这里可没有什么敌人，只有我的哥哥费尔南，他像忠诚的朋友，就要过来同你握手了。”

说完，梅塞苔丝用威严的目光紧紧盯着费尔南。

费尔南慢慢走向唐泰斯，伸出他的手。然而他刚触到唐泰斯的手，就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一头冲了出去。

费尔南在路上狂奔，发泄心中的绝望和痛苦。

“喂，费尔南，你怎么啦？”一个声音忽然喊道。

费尔南猛地站住了，看看四周，他发现卡德罗斯和唐格拉两人在一片树荫下喝酒。这两个人正饶有兴味地看着他。

费尔南的样子，已经告诉这两个人，他失恋了。对这一结果，可不是卡德罗斯和唐格拉想看到的。于是，他们把费尔南请来喝酒，言谈中装模作样地表示对他的同情，以激发费尔南的仇视与报复。恰好他们所处的位置能看见梅塞苔丝和唐泰斯，他们正肩并肩手挽手地走过来。

费尔南被卡德罗斯和唐格拉挑逗得忍无可忍，终于想像斗牛士一样冲上前去。然而梅塞苔丝那亭亭玉立的身体，那纯洁明亮的眼睛，仿佛放射出一股巨大的力量，让费尔南沮丧地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卡德罗斯冲唐泰斯喊着，要他们过来。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卡德罗斯直接称呼梅塞苔丝为“唐泰斯夫人”。唐格拉不失时机地向唐泰斯询问结婚的事。

唐泰斯无意中说了他去巴黎，是去完成勒克莱尔船长最后一次交办的事，这也是他第一次去巴黎。说完，这对情侣走了。

想到唐泰斯去巴黎可能是给元帅送信，唐格拉高兴起来，他觉得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就是唐泰斯当不成船长。

唐格拉决定从费尔南入手，实现他的阴谋。

“我看您是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我很同情您的不幸，我想拉您一把……不过，只要让唐泰斯娶不上您那位心爱的姑娘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不必把唐泰斯置于死地。”说这几句话时，唐格拉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主意。

唐格拉要酒店的服务员拿来笔、墨水和纸。

卡德罗斯看见这些，带着酒意说：“这些东西能杀人呀，比利剑和手枪还可怕！”

为了让卡德罗斯彻底地醉去而不知道他们即将做的事情，唐格拉示意费尔南给他倒酒。

一杯杯的酒终于让卡德罗斯醉趴下了。

唐格拉拿起笔，蘸上墨水，开始用左手书写，不一会儿就写完了，交给费尔南。费尔南低声读道：

检察官大人台鉴：

本人拥护王室，热爱宗教，现揭发如下：

有爱德蒙·唐泰斯，系“埃及王”号大副，今晨自士麦拿返航抵港，中途曾于那不勒斯和费拉约港停泊。此人受元帅之命，曾送信与篡位逆贼，并奉逆贼之命，携带致巴黎拿破仑党密信一封。

如将其捉拿归案，即可获得罪证。密信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埃及王”号舱内。

读了信，费尔南抬头看着唐格拉。

唐格拉说：“看见了吧，就这么简单，只要把它交到检察官的手上，你既报了仇，也不用担心有人找你的麻烦。而那位美人，自然属于你了。”唐格拉又随手写上收信人的地址。

想不到卡德罗斯凭着他醉后剩下的一丝清醒听完了这封信，含糊地说：“不错，万事俱备，只是太下作了。”他伸出手想拿信。

“是的，太下作了。”唐格拉说着把信移开，不让他拿到，“我刚才只是闹着玩的。唐泰斯要是遭遇什么不幸，我第一个感到难受，他可是个好人呀。你看……”唐格拉把信揉成一团，抛向

凉棚的一个角落。

费尔南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封告密信。

唐格拉拉着卡德罗斯朝马赛方向走了后，费尔南站起来，快步过去把那纸团捡起来，塞进衣服口袋里，然后冲出凉棚。

2

第二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今天雷赛弗酒店的二楼大厅备下了酒筵，唐泰斯和梅塞苔丝将在这里举行婚礼。离开席的中午12点时间还不到，走廊上已经挤满了性急的来宾，都是唐泰斯的亲朋好友。听说“埃及王”号的船主也要来。

在唐格拉和卡德罗斯到后不久，摩莱尔先生果真来了。摩莱尔的光临，证实了大家的猜想，唐泰斯真的要被任命为船长了。

在大家的翘首企盼中，唐泰斯挽着新娘来了。在他们的后面跟着费尔南，他的嘴角挂着阴险的微笑。

唐泰斯和梅塞苔丝都没有觉察到费尔南的奸笑，他们太高兴了，他们的眼睛里只有对方，只有晴朗的为他们祝福的天空。

唐格拉和卡德罗斯热烈友好地同唐泰斯握了手。然后，唐格拉挨在费尔南边上，卡德罗斯和唐泰斯的父亲挨在一起。

唐格拉走近费尔南的时候，朝这位失恋小伙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费尔南脸色苍白，失魂落魄地跟在即将成为伉俪的那对恋人后面。奇怪的是，费尔南不时神经质地抽搐一下，朝马赛方向看一眼，似乎等待着什么大事来临。

唐泰斯的衣着虽然很简单，但丝毫遮掩不住他的英俊喜气。而梅塞苔丝简直就是希腊女神，光彩夺目。



梅塞苔丝并没有忘记费尔南，在摆着酒席的大厅，她要费尔南坐在她的左手位置，她把费尔南当作她的兄长。

那一刻，费尔南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

酒桌四周喜气洋洋笑语不绝，客人们也无拘无束，开怀畅饮。费尔南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气氛，他和最先离席的几个人一起站了起来，在大厅里焦虑地踱来踱去。

卡德罗斯看到费尔南这样，想到昨天唐格拉开的玩笑，想过去安慰安慰费尔南。本来他也很嫉妒唐泰斯要当船长，但今天唐泰斯的盛情款待，以及那些好酒，把他心里的恨一扫而光。所以，卡德罗斯对拉着他的唐格拉说：“你看看，唐泰斯这个帅小伙多幸福呀。你昨天闹的玩笑，要真给他来一下，那可太坑人了。”

“是呀，你也看见了，玩笑没有开下去。”唐格拉说。

这时墙上的挂钟敲响了，已是下午两点钟。

根据安排，唐泰斯和梅塞苔丝将在两点半去马赛市政厅见市长，三点以后，梅塞苔丝就是唐泰斯夫人了。

唐格拉一直暗暗注意着坐在窗台边的费尔南，就在这时，他看到费尔南痉挛般地抽搐。几乎就在同一瞬间，楼梯上响起一片嘈杂声。

那些沉重的脚步声，武器的撞击声，越来越近，到大厅的门口，停住了。接着大厅门上响起了三声叩击声。

大厅里一片寂静，一个个惴惴不安。

“奉法院命令！”一个响亮的声音喊道，跟着大门被推开，一个佩着绶带的警官走了进来，他的后面是四个兵和一个下士。

大厅里的不安变成了恐惧。

这些人是冲唐泰斯来的，确切地说是来逮捕唐泰斯的。船主摩莱尔认识警官，他希望这是误会。而唐泰斯的父亲一遍遍向警官求情，甚至流下眼泪来。但是警官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奉命来抓人。他安慰老人说：“您儿子说不定是在防

疫或海关方面疏忽了什么事情，等事情交代清楚了就会释放回来的。”

在场的有人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他绝不会承认。

卡德罗斯把唐格拉拉到一边，皱着眉头，低声问：“这是什么名堂？是不是……”唐格拉却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你这是什么话？我跟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卡德罗斯两眼四下找费尔南，可费尔南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时前一天在凉棚里喝酒时的有关记忆慢慢地浮现在卡德罗斯的头脑里，笔、墨水、纸、告密信……

卡德罗斯呻吟了一声，说：“天哪，唐格拉，开这种玩笑是要遭厄运的，这太卑鄙了！”

“我可没有！你明明看见我把那张纸撕了。”

“你没有撕，你把纸抛向了一个角落。我看见了！”

“你胡说！你醉了，能看见什么？”

在这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唐泰斯微笑着和他的朋友一一握手，然后听凭士兵过来押他。唐泰斯觉得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他轻松地对大家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最痛苦的莫过于梅塞苔丝了，她撕心裂肺地冲唐泰斯喊着：“爱德蒙！唐泰斯……”

那喊声无法使马车的轮子停下来。

摩莱尔也走了，他去马赛打探有关的消息。等有了消息再来告诉大家。

这时，消失了的费尔南又出现在大厅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然后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卡德罗斯的眼睛盯着费尔南，对唐格拉说：“就是他！”

“我不信。那他也太愚蠢了。”

“怎么是愚蠢呢？不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了吗？”

“你可别瞎说！瞎说话是要负责责任的。我那不也是随便说



说的吗？”

大厅里的人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摩莱尔，一边对突然发生的事情发表种种猜测。

摩莱尔终于来了，可是他那苍白的脸已经告诉了别人——情况很不妙。果然，摩莱尔说：“事情比我们想的要严重，有人告发他是拿破仑党。”

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消息。顿时，梅塞苔丝一声惨叫，唐泰斯的父亲一下栽倒在一张椅子上。

卡德罗斯不忍心看见这一幕，他对唐格拉说：“你骗了我，那把戏被你真的玩出来了。可我不能让他们一老一少活活愁死，我得给他们说清楚。”他已经后悔昨天喝了那么多的酒，要不他一定阻止那个“玩笑”了。

“住嘴，你疯了？”唐格拉紧紧捏住卡德罗斯的手说，“你怎么知道唐泰斯没有罪？假如在他身上搜出什么信，那他犯的可可是大罪呀，而帮他说话的人自然得按从犯论处。你掂量掂量后果吧。”

卡德罗斯听出了这一番话的分量，他害怕又难过，茫然地看着唐格拉。

“等等再说吧。如果他是无辜的，当然会放出来；如果有罪，我们也犯不上为他受牵连。你说是不是？”

唐格拉和卡德罗斯走了。

费尔南又成了梅塞苔丝的保护人，他挽起她的手臂，送她回卡塔卢尼亚村。

摩莱尔也匆匆回城，他认识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想跟他打听点唐泰斯的消息。路上他遇到唐格拉和卡德罗斯。

唐格拉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赢得了摩莱尔的信任，他将替代唐泰斯，任“埃及王”号的代理船长。

3

就在雷塞弗酒店举行酒筵的同一天同一时候，圣梅朗侯爵家也在大摆筵席请吃订婚酒，订婚的是圣梅朗侯爵夫妇的女儿勒内与年轻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

维尔福的父亲努瓦基耶是一个投机分子，原来是吉伦特派，拿破仑的新政府成立后他迫不及待地归顺了新政府，摇身一变，成了努瓦基耶伯爵，又当上了元老院议员。而维尔福则与父亲的政见不同，他是一个保王党人，由于在办案中对政治犯心狠手辣，很得国王路易·菲力普的赏识。

在筵席的中途，一个仆人在维尔福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维尔福立刻告辞离席，不久他又喜笑颜开地返回大厅，告诉别人这样一件事情：检察官的秘书派人送来一封控告信，那封信控告一个叫唐泰斯的大副私通拿破仑党。而这个唐泰斯现在已经被逮捕，因为检察官不在，便关在了维尔福的家里。

维尔福一离开餐厅，他立刻收起那张喜洋洋的脸，摆出一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庄严气派。他在门口遇到等候他的警官。

警官对着维尔福那张板着的面孔，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维尔福顺着格朗德大街走到议会街拐角时，摩莱尔迎上来。

“啊，维尔福先生！”摩莱尔一看见代理检察官便喊道，“你们的人刚才把我船上的大副唐泰斯抓走了，真是莫名其妙呀！”

维尔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说：“我知道这件事，我正要去审问他。”

摩莱尔开始向维尔福求情，告诉他唐泰斯是一个多么好的年轻人。

维尔福是马赛的贵族，与他相比，摩莱尔只是个平民百姓。一个平民百姓替一个拿破仑党的疑犯说情，维尔福对摩莱尔只